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圖書館剪輯資料

分類 運動 來源 民生報 日期 851102 版面：八版

新仇舊恨 世界足壇的三對怨偶

記者 何長發／專題報導

●世界足壇流傳著許多令人津津樂道的足球故事，其中不乏「世仇」對峙的國家或球隊，且看以下的三則「足壇宿敵」恩怨情仇記。

巴西 阿根廷
逾半世紀吵不停

在南美，有兩個國家在世界足壇舉足輕重，他們就是講葡萄牙語的巴西和講西班牙語的阿根廷。

俗話說「一山不容兩虎」，在南美，人們沒有看到巴西和阿根廷如何取長補短、互幫互助的現象，更多的是見到兩隊為爭一分一毫而不惜投入重兵攔截，甚至大打出手的場面。

話說兩隊的積怨，可有些年代了。一九三八年，阿根廷為了爭得世界杯足球賽的主辦權，全力遊說國際足總，但關鍵時刻巴西支持了法國巴黎，導致阿根廷人的美好願望落空，從此，兩隊便結下了「梁子」。

一九五〇年，在巴西舉行的第四屆世界杯足球賽將臨近時，阿根廷臨時改變主意，拒絕派隊參賽，給巴西籌備大會十分難堪。

此後，巴西隊三次奪得世界杯，球王比利、怪腳加連查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巴西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這時的阿根廷卻默默無聞過了廿四年。

阿根廷人報復的機會終於來了。一九七八年，在阿根廷自家舉行的第十一屆世界杯足球賽，他們給巴西人一個「義」憤填膺又無可奈何的局面，一場未輸的巴西隊，眼睜睜地望著阿根廷奪走金杯，這口氣委實令巴西人難以嚥下。

一九八二年世界杯，馬拉度納在巴蒂斯塔身上不光彩的踹上一腳而被趕出場，頓時令巴西人笑逐顏開，但巴西人載歌載舞送走阿根廷隊之後，自己也被義大利的羅西一腳踢回大洋彼岸。巴西與阿根廷，一對落難冤家，誰也別笑誰。

從這之後，巴西隊開始掉進了馬拉度納的手掌心裡，無論怎麼跳都無法跳脫出來。一九八六年，阿根廷奪得世界杯冠軍，巴西隊連四強也未踢進；一九九〇年世界杯，又是馬拉度納的一記世界波，巴西頓時一片哀鳴，這次更慘，竟在八名以外。

一九九一年、九三年兩屆美洲杯上，阿根廷隊在沒有馬拉度納上陣的情況下，更是踩得巴西隊喘不過氣來，可以想像，整個八〇年代幾乎都是屬於阿根廷和馬拉度納的。不過，球場上不得意的巴西，國內新聞媒體要嘴皮子的功夫並不比阿根廷差。

一九九四年，巴西隊終於走出了馬拉度納的陰影，第四度高舉世界杯。一九九五年美洲杯上，巴西隊自進入九〇年代以來首次戰勝阿根廷隊，舉國歡呼，儘管托里奧那一記手球顯得不十分光彩，但只要是戰勝阿根廷隊，管他什麼方式進球都是十分正確的。輸球的阿根廷人回國後，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光彩，因為是「情急之中的巴西隊用手進球的」。

巴西和阿根廷隊猶如一對勢不兩立的仇人，每逢大賽在即，火藥味濃聚於場上，軍警大量集結，即使是友誼賽，雙方也從不講友誼，拳腳相向的場面比比皆是，真是一對分不開、合不攏的生死冤家。

德國 荷蘭
相鄰國打口水戰

德國和荷蘭是兩個毗鄰國家，本世紀七〇年代以前，荷蘭足球還處在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二流水準地位，並在不斷地謀求自身足球的發展生計，而這個時期的德國隊已是世界冠軍了。兩國在足球界不是同等級的球隊，交往不多，倒也能和睦相處。

然而，自一九七四年世界杯足球賽以後，這種和睦相處的關係隨即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荷蘭隊不甘當配角，向德國隊發出挑戰。

當時荷蘭隊出了一個全能飛人告魯夫，全攻全守的打法給死氣沉沉的世界足壇注入了新血，世界強隊在這種威力無比的攻勢面前紛紛落馬，眼看無人能阻止他們登上冠軍獎台。這時，碧根鮑華率領的德國日耳曼戰車出現了，告魯夫在這種鋼牆鐵壁似的防守面前受阻了。

荷蘭隊欲奪得世界杯的最佳機會遭德國人攔阻之後，荷蘭人憋著一肚子的怒火回到了阿姆斯特丹，不久，他們對德國人的勝利橫加指責，大肆攻擊。德國人也不甘示弱，同他們玩起了文字遊戲，揭開了兩家吵不完的序幕。

一九七八年，荷蘭隊又踢進了最後的冠軍決賽，德國隊被淘汰出局。於是荷蘭人舊事重提，譏諷德國隊只配坐在家中閉門自賞，德國人反戈一擊，嘲笑他們又當了一次配角。之後，一九八二年、八六年德國隊佔了上風，荷蘭人的嘴巴自動沉靜了幾年。

一九八八年，面壁八年的荷蘭隊終於揚眉吐氣了一回，在德國基尼黑，他們淘汰了東道主德國踢進歐洲國家杯決賽進而奪得冠軍，舉國徹夜歡騰，慶祝自己的勝利之外，更多的是歡呼德國人的失敗。

一九九〇年，荷蘭和德國的紛爭白熱化。在第十四屆世界杯會外賽中，兩隊分在同一組，結果兩場踢成0:0、1:1，誰也沒有佔到便宜，只好「攜手」進入會內賽。沒想到在關鍵的十六強淘汰賽中，兩隊又相遇了，緊張的氣氛加上怕輸的心理，釀成了荷蘭瑞卡德向德國佛勒在場上「口水大戰」的不良行為，荷蘭輸球又輸人，著實讓德國球迷羞辱了一番。過後，少不了又是一次兩國之間的嘴皮官司。

真是冤家路窄，在一九九二年的歐洲國家杯賽，兩隊又分在同一組，荷蘭隊終於報了一箭之仇，3:1打得世界杯冠軍德國隊無還手之力，場上，荷蘭球迷的歡呼毫不亞於一九八八年的那一次。德國教練沃格斯還差點因此而丟了飯碗。

一九九二年歐洲國家杯之後，德國隊一直在找荷蘭隊決戰，欲報一箭之仇，但機會——錯過，一九九四年世界杯乃至九六年歐洲國家杯足球賽，荷蘭與德國隊都無緣捉對廝殺，兩強「再續前仇」。

↑巴西（左）與阿根廷（右）在世足大賽勢不兩立。
全運照片 Photo／Cor Mooy

↑↑亞洲足壇從一九九二年起，日本（上）與南韓（下）也成了死對頭。
取自／亞洲足聯公報

↑一九七四年荷蘭告魯夫（右）的出現，使荷蘭與德國（左）成世仇。全運照片 Photo／Cor Mooy

南韓 日本
歷史包袱是遠因

世界足壇沒想到這幾年來在亞洲足壇上也冒出了一對死對頭，就是南韓和日本。尤其對南韓而言，簡直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

當然這兩國在足球（其他體育競賽亦然）結下了如此深的「友誼」，還有其歷史和政治上的原因。這一追溯可就推到了五十年前的那一段沉重的民族屈辱史。五十多年過去了，如今，南韓人民已在各個領域上同日本展開了競爭，可喜的是，他們在體育領域裡，在各種大型的國際綜合性比賽中，都已遠遠的將日本拋在身後，特別是足球競賽，直至一九九二年前，屢次玩日本隊於股掌之間。足球，這項世界第一運動，南韓人民已經把它看作是自己衝出亞洲、屹立世界的希望。

不過到了一九九二年，日本國內悄然而又成功地發展出職業足球聯賽。該年八月，在東亞四強王朝杯賽，一直視冠軍為囊中物的南韓隊，突然發現日本隊再也不是以前那樣不堪一擊的球隊，而將冠軍獎杯讓給日本隊。

日本隊在那一次比賽後，也開始認識到了南韓隊並非那麼強大，「恐韓症」頓時拋到九霄雲外。

自此，兩國足球開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之路。一個誓要捍衛民族尊嚴，奪回亞洲盟主地位；一個以牙還牙，決不讓對方有任何可乘之機，鬥爭激烈而又殘酷。

一九九三年，世界杯會外賽，南韓再敗於日本，所幸得力於伊拉克的幫助才躋身會內賽，日本隊最後一分鐘功虧一簣。贏球的南韓因為輸給日本隊，教練解職；輸球的日本教練也免不了引咎辭職以謝罪國人。

一九九四年亞運會期間，日本隊在家門口輸給南韓隊，比賽還未全部結束，巴西籍的教練法卡歐就已準備被炒魷魚了。南韓隊儘管未能實現賽前制訂的奪標願望，但教練高枕無憂，因為他們打敗了日本足矣。

然而近兩年來，在日本和南韓兩國之間吵得最兇、嚷得最狠的還是二〇〇二年的世界杯足球賽主辦權之爭。他們都運用了除武力之外的一切尖刻言論和行為攻擊對方，並動用了最大限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大有將對手置於死地而後快之勢。

為了化解這場為了爭辦二〇〇二年世界杯足球賽主辦權所引發的國家衝突，國際足總最後破天荒決議，首次將世界杯同時交由兩個國家共同主辦，但決議之後，仍未化解日、韓兩國彼此之間的心結，使得國際足總對未來日、韓如何合辦世界杯開始憂心。